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茶经(二)

责任编辑：陈国勇

(3)



广州出版社

1211
70
:2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茶 经

(二)

(3)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陈国勇 主编. 广州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63-3732-9/Z·419

I. 中华... II. 古... III. 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275 号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主 编:陈国勇

广州出版社

广州凯缤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6.5

版次:2004年12月第1版1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书号 ISBN 7-5363-3732-9/Z·419

定价:(全套98本)999.00元

目 录

茶经

茶经卷上	(1)
一之源	(1)
二之具	(2)
三之造	(4)
茶经卷中	(5)
四之器	(5)
茶经卷下	(10)
五之煮	(10)
六之饮	(12)
七之事	(13)
八之出	(19)
九之略	(21)
十之图	(22)

续茶经

续茶经凡例	(23)
续茶经卷上	(24)
一、茶之源	(24)
二、茶之具	(46)
三、茶之造	(53)
续茶经卷中	(73)
四、茶之器	(73)
续茶经卷下	(82)
五、茶之煮	(82)
六、茶之饮	(104)
七、茶之事	(118)
八、茶之出	(152)
九、茶之略	(175)
十、茶之图	(184)
续茶经附录	(188)
茶法	(188)
外焙	(197)

虎丘茶经注补

虎丘茶经注补	(208)
一之源	(208)
二之具	(209)
三之造	(210)
四之水	(211)
五之煮	(211)
六之饮	(212)
七之出	(213)
八之事	(214)
九之撰	(215)
十之图	(217)

蔡襄《茶录》：茶色贵白，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去声）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视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

张昞《云谷杂记》：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欧阳公《集古录跋》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汉王褒《僮约》有五阳（一作武都）买茶之语，则魏晋之前已有之矣。但当时虽知饮茶，未若后世之盛也。考郭璞注《尔雅》云：树似梔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然茶至冬味苦，岂可作羹饮耶？饮之令人少睡。张华得之，以为异闻，遂载之《博物志》。非但饮茶者鲜，识茶者亦鲜。至唐陆羽著《茶经》三篇，言茶甚备。天下益知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德宗建中间，赵赞始兴茶税。兴元初虽诏罢，贞元九年，张滂复奏请，岁得缗钱四十万。今乃与盐酒同佐国用，所入不知几倍于唐矣！

《品茶要录》：余尝论茶之精绝者，其白合未开，其细如麦，盖得青阳之轻清者也。又其山多带砂石，而号佳品者皆在山南，盖得朝阳之和者也。余尝事闲，秉晷景之明净，适亭轩之潇洒，一一皆取品试。既而神水生于华池，愈甘而新，其有助乎！昔陆羽号为知茶。然羽之所知者，皆今之所谓茶草。何哉？如鸿渐所论蒸笋并叶，畏流其膏。盖草茶

味短而淡，故常恐去其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欲去其膏。又论福建为未详，往得之，其味极佳。由是观之，鸿渐其未至建安欤？

谢宗《论茶》：候蟾背之芳香，观虾目之沸涌。故细沏花泛，浮饽云腾，昏俗尘劳，一啜而散。

《黄山谷集》：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是名施茶。

沈存中《梦溪笔谈》：芽茶，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惟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颗者，极下材耳。乃北人不识，误为品题。予山居，有《茶论》。且作《尝茶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遵生八笺》：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夺其香者，松子、柑橙、连心、木瓜、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是也；夺其色者，柿饼、胶枣、火桃、杨梅、橘饼之类是也。凡饮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味无辨矣。若欲用之，所宜则惟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榄仁、栗子、鸡头、银杏之类，或可用也。

徐渭《煎茶七类》：茶入口，先须灌漱，次复徐啜。俟甘津潮舌，乃得真味。若杂以花果，则香味俱夺矣。

饮茶宜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

行吟、清淡把卷。

饮茶宜翰卿墨客、缙衣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中之超轶世味者。

除烦雪滞，涤醒破睡。谭渴书倦，是时茗碗策勋，不减凌烟。

许次杼《茶疏》：握茶手中，俟汤入壶，随手投茶，定其浮沉，然后泻啜，则乳嫩清滑而馥郁于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

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巡甘醇，三巡则意味尽矣。余尝与客戏论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阴矣。所以茶注宜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余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供啜嗽之用。

人必各手一瓯，毋劳传送。再巡之后，清水涤之。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资口腹？何论品尝，何知风味乎？

《煮泉小品》：唐人以对花啜花为杀风景。故王介甫诗云金谷千花莫漫煎，其意在花非在茶也。余意以为，金谷花前信不宜矣；若把一瓯对山花啜之，当更助风景，又何必羔儿酒也？

茶如佳人，此论最妙，但恐不宜山林间耳。昔苏东坡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曾茶山诗云移人尤物众谈夸，是也。若欲称之山林，当如毛女麻姑，自然仙丰道骨，不浣烟霞。若

夫桃脸柳腰，亟宜屏诸销金帐中，毋令污我泉石。

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砮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曾茶山《日铸茶诗》云：宝铸自不乏，山芽安可无？苏子瞻《壑源试焙新茶诗》云：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是也。且末茶淪之有屑滞而不爽，知味者当自辨之。

煮茶得宜，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菰，罪莫大焉！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花奴茶者，虽风韵可赏，究损茶味。如品佳茶，亦无事此。今人荐茶，类下茶果，此尤近俗。是纵佳者，能损茶味，亦宜去之。且下果则必用匙，若金银，大非山居之器，而铜又生铍，皆不可也。若旧称北人和以酥酪，蜀人人以白土，此皆蛮饮，固不足责！

罗廩《茶解》：茶通仙灵，然有妙理。

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潋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顾元庆《茶谱》：品茶八要：一品，二泉，三烹，四器，五试，六候，七侣，八勋。

张源《茶录》：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汎，七八曰施。酺不宜早，饮不宜迟。酺早则茶神未发，饮迟则妙馥先消。

《云林遗事》：倪元镇素好饮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

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状，置于茶中饮之，名曰清泉白石茶。

闻龙《茶笈》：东坡云：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日烹而玩之，可发来者之一笑也。孰知千载之下，有同病焉！会尝有诗云：年老耽弥甚，脾寒量不胜。去烹而玩之者几希矣！因忆老友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薰炉，无时暂废。饮茶日有定期，旦明、晏食、愚中、晡时、下春、黄昏，凡六举。而客至烹点不与焉。寿八十五，无疾而卒。非宿植清福，乌能毕世安享？视好而不能饮者，所得不既多乎？尝蓄一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真奇物也。后以殉葬。

《快雪堂漫录》：昨同徐茂吴至老龙井买茶，山民十数家各出茶。茂吴为次点试，皆以为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冽，稍冽便为诸山贗品。得一二两，以为真物，试之果甘香若兰，而山民及寺僧反以茂吴为非。吾亦不能置辨。伪物乱真如此！茂吴品茶，以虎邱为第一。常用银一两余购其斤许，寺僧以茂吴精鉴，不敢相欺。他人所得，虽厚价亦贗物也。子晋云：本山茶叶微带黑，不甚青翠，点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豆香，宋人呼为白云茶，稍绿便为天池物。天池茶中，杂数茎虎邱，则香味迥别。虎邱，其茶中王种耶？芥茶精者，庶几妃后。天池、龙井，便为臣种。其余则民种矣。

熊明遇《芥山茶记》：茶之色重味重香重者，俱非上品。松罗香重。六安味苦而香与松罗同。天池亦有草菜气。龙

井如之。至云雾，则色重而味浓矣。尝啜虎邱茶，色白而香似婴儿肉，真称精绝。

邢士襄《茶说》：夫茶中着料、碗中着果，譬如玉貌加脂、蛾眉染黛，翻累本色矣。

冯可宾《芥茶笺》：茶宜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倘佯、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茶忌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荷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

谢在杭《五杂俎》：昔人谓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顶尤极险秽，虎狼蛇虺所居。采得其茶，可蠲百疾。今山东人以蒙阴山下石衣为茶当之，非矣。然蒙阴茶性亦冷，可治胃热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点汤。《遵生八笺》云：芙蓉可为汤。然今牡丹、蔷薇、玫瑰、桂菊之属，采以为汤，亦觉清远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以烹饮。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又或以绿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偶宿荒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也。

《谷山笔麈》：六朝时北人犹不饮茶，至以酪与之较。惟江南人食之甘。至唐，始兴茶税。宋元以来，茶目遂多，然皆蒸干为末，如今香饼之制，乃以入贡。非如今之食茶，止

采而烹之也。西北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本朝以茶易马。西北以茶为药，疗百病皆瘥。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金陵琐事》：思屯乾道人见万磁手软膝酸，云系五藏皆火，不必服药，惟武夷茶能解之。茶以东南枝者佳。采得，烹以涧泉，则茶竖立；若以井水，即横。

《六研斋笔记》：茶以芳冽洗神，非读书谈道，不宜褻用。然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韵味亦未易评量。尝笑时流持论，贵嘶声之曲、无色之茶。嘶近于哑，古之绕梁遏云，竟成钝置。茶若无色，芳冽必减。且芳与鼻触，冽以舌受，色之有无，目之所审。根境不相摄，而取衷于彼，何其悖耶？何其谬耶？

虎邱以有芳无色擅茗事之品，顾其馥郁，不胜兰芷，止与新剥豆花同调。鼻之消受亦无几，何至于入口淡于勺水？清冷之渊，何地不有？乃烦有司章程，作僧流捶楚哉？

《紫桃轩杂缀》：天目清而不醑，苦而不螫，正堪与缙流漱涤。笋蕨石瀨，则太寒俭，野人之饮耳。松罗极精者，方堪入供，亦浓辣有余，甘芳不足，恰如多财贾人，纵复蕴藉，不免作蒜酪气。分水贡芽，出本不多，大叶老根，泼之不动。入水煎成，番有奇味。荐此茗时，如得千年松柏根作石鼎薰燎，乃足称其老气。

鸡苏佛、桐榄仙，宋人咏茶语也。鸡苏即薄荷，上口芳辣；桐榄久咀回甘。合此二者，庶得茶蕴。曰仙曰佛，当于

空玄虚寂中嘿嘿证人。不具是舌根者，终难与说也。

赏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目口鼻互牵，不得全领其妙也。

精茶不宜泼饭，更不宜沃醉。以醉则燥渴，将灭裂吾上味耳。精茶岂止当为俗客吝？倘是日汨汨尘务，无好意绪，即烹就，宁俟冷以灌兰，断不令俗肠污吾茗君也。罗山庙后芥精者，亦芬芳回甘，但嫌稍浓，乏云露清空之韵。以兄虎邱则有余，以父龙井则不足。

天地通俗之才，无远韵亦不致呕哕。寒月诸茶黝黯，无色，而彼独翠绿媚人，可念也。

屠赤水云：茶于谷雨候晴明日采制者，能治痰嗽，疗百疾。

《类林新咏》：顾彦先曰：有味如隍，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醒焉。醉人何用也？

徐文长《秘集致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磁瓶，宜竹灶，宜幽人雅士，宜衲子仙朋，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石，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

《芸窗清玩》：茅一相云：余性不能饮酒，而独耽味于茗。清泉白石，可以濯五脏之污，可以澄心气之哲。服之不已，觉两腋习习清风自生。吾读《醉乡记》，未尝不神游焉。而间与陆鸿渐、蔡君谟上下其议，则又爽然自释矣。

《三才藻异》：雷鸣茶产蒙山顶，雷发收之，服三两换骨，四两为地仙。

《闻雁斋笔记》：赵长白自言吾生平无他幸，但不曾饮井水耳。此老于茶，可谓能尽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穷，大都不能如曩时，犹摩挲万卷中，作《茶史》，故是天壤间多情人也。

袁宏道《瓶花史》：赏花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

《茶谱》：《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此是实事，但茶佳乃效，且须末茶饮之。如叶烹者，不效也。

《太平清话》：琉球国亦晓烹茶。设古鼎于几上，水将沸时，投茶末一匙，以汤沃之，少顷奉饮，味清香。

《藜床沈余》：长安妇女有好事者，曾侯家睹彩笺曰：一轮初满，万户皆清。若乃狎处衾帟，不惟辜负蟾光。窃恐嫦娥生妒。涓于十五、十六二宵，联女伴同志者，一茗一炉，相从卜夜，名曰伴嫦娥。凡有冰心，伫垂玉允。朱门龙氏拜启（陆濬原）

沈周《跋茶录》：樵海先生，真隐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门为何物，日偃仰于青山白云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盖实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苎翁之所不及。即谓先生为茶中董狐，可也。

王琯《快说续记》：春日看花，郊行一二里许，足力小疲，

口亦少渴，忽逢解事僧邀至精舍，未通姓名，便进佳茗，踞竹床连啜数瓯，然后言别，不亦快哉！

卫泳《枕中秘》：读罢吟余，竹外茶烟轻飏；花深酒后，铛中声响初浮。个中风味谁知？卢居士可与言者：心下快活自省，黄宜州岂欺我哉！

江之兰《文房约》：诗书涵圣脉，草木栖神明。一草一木，当其含香吐艳，倚槛临窗，真足赏心悦目，助我幽思。亟宜烹蒙顶石花，悠然啜饮。

扶舆沆瀣，往来于奇峰怪石间，结成佳茗。故幽人逸士，纱帽笼头，自煎自吃，车声羊肠，无非火候，苟饮不尽，且漱弃之，是又呼陆羽为茶博士之流也。

高士奇《天禄识余》：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见《洛阳伽蓝记》，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每宴飧，无不竟日。曜不能饮，密赐茶荈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矣。逮唐中世榷茶，遂与煮海相抗，迄今国计赖之。

《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颇大，斟茶止二三分，用果一小块贮匙内，此学中国献茶法也。

王复礼《茶说》：花晨月夕，贤主嘉宾纵谈古今、品茶次第，天壤间更有何乐？奚俟脍鲤炆羔、金罍玉液，痛饮狂呼，始为得意也。范文正公云：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沈心斋云：香含玉女峰头露，润带珠帘洞口云。可称岩茗知己。

陈鉴《虎邱茶经注补》：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昔之鬻虎邱茶者，尽天池也。

陈鼎《滇黔纪游》：贵州罗汉洞深十余里，中有泉一泓，其色如黝，甘香清冽。煮茗则色如渥丹，饮之唇齿皆赤，七日乃复。

《瑞草论》云：茶之为用，味寒，若热渴凝闷、胸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本草拾遗》：茗味苦，微寒，无毒，治五脏邪气，益意思，令人少卧，能轻身明目，去痰消渴，利水道。

蜀雅州名山茶有露魁芽、钱芽，皆云火前者，言采造于禁火之前也。火后者次之。又有枳壳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风疾。又有皂荚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输官茶，往往杂以众叶。惟茅芦竹箬之类，不可以入茶。自余山中草木，芽叶皆可和合，而椿柿叶尤奇。真茶性极冷，惟雅州蒙顶出者温而主疗疾。

李时珍《本草》：服葳灵仙、土茯苓者，忌饮茶。

《群芳谱》：疗治方：气虚头痛，用上春茶末调成膏，置瓦盏内，覆转，以巴豆四十粒，作一次烧烟熏之，晒干乳细，每服一匙。别人好茶末，食后煎服，立效。又赤白痢下，以好茶一斤，炙捣为末，浓煎一二盏服，久痢亦宜。又二便不通，好茶、生芝麻各一撮细嚼，滚水冲下，即通。屡试立效。如嚼不及，搗烂，滚水送下。